

鲁迅先生的心里话

阿袁◎编著



人民出版社

鲁迅先生的心里话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先生的心里话 / 阿袁编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01 - 009917 - 0

I. ①鲁… II. ①阿… III. ①鲁迅著作 - 选集
IV. ①I21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2613 号

鲁 迅 先 生 的 心 里 话

LUXUN XIANSHENG DE XINLI HUA

作者署名 阿 袁

责任编辑 刘丽华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8. 375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09917 - 0

定 价 25. 00 元

凡 例

一、是书系从鲁迅先生杂文(包括散文、论文、论著等)、书信、序跋、演讲及小说乃至日记诸体文中遴选出足以启迪人生与警悟世情之精彩内容而成,然不敢遽称鲁迅先生言论之警策者已尽于此;盖遗珠之憾定当不免也。

二、是书大致分为《社会·思想·人生》、《科学·民主·进化》、《过去·现在·未来》、《中国·外国·中国人》、《家庭·爱情·婚姻》、《文学·艺术·创作》、《其他》等七大类,然后按各类别再分出若干子目,并以相关内容充实之。唯其中似不无交叉现象,读者鉴诸。

三、是书以时间先后排列,有具体写作时间者,即大多据以为准;如无写作时间而有发表时间者,则大致推定其写作月份;唯其中误署者,则据其可靠资料以定。至于他人或后人误定时间者,则以纂辑者经考证所得而定,如《自题小像》——之必非如《鲁迅全集》或《鲁迅年谱》等定为1903年,实应据鲁迅一再自行认定并经纂辑者考证所得者而溯为1901年1月20日~3月15日——之类,是也。

四、为便于读者准确查核与有效使用原文,兹于每则警句右下角,纂辑者特行标上所引文字之渊源所自,亦即该警句所在之确切书名及其篇名。唯因“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具见1935年6月10日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故宁可略予多摘,以免断却文气之弊。

五、是书所据版本,主要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但对其中有误者则加按语说明。

六、所录文中凡有异体字或系当时特有写法者,即于该文后略作按语,以明古今文字嬗变之迹。而如“绕湾子”(实即“绕弯子”)以及“直捷了当”(实即“直截了当”)等,一从原有作法,以尊重鲁迅先生行文习惯。至于今既简化且不发生歧义者,则不复从全集,如“哗然”不再作“讹然”(盖全集所及同一内容而其前后实亦并不一致);“同流合污”不再作“同流合汙”,“啖饭”不再作“噉饭”之类。而“余”“馀”等则因其义有别而特行分辨出现(全集中大多混同为“余”,虽则偶亦有作“馀”者),亦即“馀”作“多馀”“剩馀”之义解时则不再作“多余”“剩馀”,以尊重我国文字之固有传统而避免产生不必要之歧义。诸如此类,统希广大读者垂察,则幸甚。

七、所录文中偶涉典故处,则略加按语说明,庶几览古之一助。而“全集”中原本误注者,则亦随文辨之,以供参考。

八、鲁迅先生对恣意变乱古书旧式,任意删改原文及乱行标点等,以为古书水火兵虫以外之大厄而为文痛诋之(具见1934年12月17日《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懣”》等),且复“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具见1928年3月31日《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等),然时人却果有任意变乱鲁迅先生文章旧式,且乱行标点,甚乃有将书名乱题、作者误署与文字讹列者。今略举其误者各一例于此,如将《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竟题为《且介亭杂文二集·门外文谈》,又如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竟题作《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等;此外,时人竟有将迅翁所引他人(如所引叔本华、田汉等)之文而误作鲁迅之“箴言”者(实则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即以为“关于这一案”云云,可知其所引论敌之攻击文字并不为其赞同也);又有在摘引时竟与鲁迅行文用意正好

相反者(如论阿金等)。至于所署收信人姓名之“张冠李戴”抑其创作时间之“颠之倒之”者亦颇常见;而文中随意删节却并不标省略号以致使人误以为原本即如此者,尤为普遍。诸如此类,今兹一并未敢效尤。唯誊录时,诚如《唐诗三百首》补注者陈婉俊女史所谓“至于点画讹舛,鲁鱼混淆,则寄目以视,假腕以书,亦不能保其必无也,尚冀世之君子是正焉。”此诚于我心有戚戚焉。

2010年国庆节后一日

阿袁记于北京通州

【社会·思想·人生】

· 1 · 做人与生活	(1)
· 2 · 处世与观人	(4)
· 3 · 世事与世相	(12)
· 4 · 伦理与道德	(17)
· 5 · 梦幻与现实	(19)
· 6 · 改革与保守	(23)
· 7 · 面子与丢脸	(27)
· 8 · 经验与代价	(31)
· 9 · 责人与自省	(37)
· 10 · 团体与个人	(42)
· 11 · 学说与实践	(45)
· 12 · 地位与努力	(48)
· 13 · 强大与卑怯	(51)
· 14 · 钱财与自由	(55)
· 15 · 喜剧与悲剧	(58)
· 16 · 预言与难容	(60)
· 17 · 中医与西医	(62)
· 18 · 帝王与盗贼	(65)

【科学·民主·进化】

- 1 · 命运与迷信 (72)
- 2 · 变更与成效 (74)
- 3 · 反思与说教 (76)
- 4 · 破坏与建设 (79)
- 5 · 真相与谎言 (82)
- 6 · 痼弊与善类 (87)
- 7 · 比较与衬托 (91)
- 8 · 聪明与愚蠢 (98)
- 9 · 教育与风化 (101)
- 10 · 此间与彼岸 (102)

【过去·现在·未来】

- 1 · 传统与现实 (106)
- 2 · 时间与性命 (108)
- 3 · 青年与导师 (110)
- 4 · 身后与生前 (113)
- 5 · 原有与恢复 (115)
- 6 · 古人与今人 (119)
- 7 · 文明与阻力 (121)
- 8 · 现在与未来 (123)
- 9 · 生生与死死 (126)
- 10 · 新旧与消长 (130)

【社会·思想·人生】

- 1 · 脊梁与劣根 (136)
- 2 · 复仇与宽恕 (140)
- 3 · 赞同与反对 (144)
- 4 · 许诺与授受 (147)
- 5 · 社交与聚散 (149)

· 6 · 话语与行动	(152)
· 7 · 治理与反抗	(155)
· 8 · 名利与进取	(159)
· 9 · 谣言与受贿	(162)
· 10 · 拿来与送去	(165)

【家庭·爱情·婚姻】

· 1 · 男人与女人	(170)
· 2 · 父母与子女	(173)
· 3 · 丈夫与妻妾	(178)
· 4 · 生育与教育	(180)
· 5 · 婚姻与社会	(182)
· 6 · 经济与婚姻	(184)
· 7 · 事业与家庭	(186)
· 8 · 真爱与薄情	(187)
· 9 · 家谱与成家	(190)
· 10 · 恋爱与革命	(191)
· 11 · 儿童与好恶	(192)
· 12 · 节烈与恩仇	(195)

【文学·艺术·创作】

· 1 · 阅读与思考	(197)
· 2 · 表现与技巧	(200)
· 3 · 学习与成法	(204)
· 4 · 理论与批评	(207)
· 5 · 创作与翻译	(214)
· 6 · 奇货与俗论	(218)
· 7 · 国学与社会	(221)
· 8 · 写作与成家	(223)
· 9 · 归纳与推理	(228)
· 10 · 文艺与世事	(232)

【其 他】

- 1 · 天才与常人 (237)
- 2 · 智者与事业 (239)
- 3 · 亲情与友情 (240)
- 4 · 流氓与武器 (243)
- 5 · 吃饭与借口 (245)
- 6 · 名人与名言 (247)
- 7 · 希望与奋斗 (249)
- 8 · 恩怨与疑信 (251)

后 记 (255)

· 1 · 做人与生活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录自 1901 年 1 月 20 日~3 月 15 日《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

阿袁按：此前有关是诗之诸书大多以为作于 1903 年者，实误；可参阅 2011 年 1 月人民出版社版之拙著《鲁迅诗编年笺证》关于是诗之笺证及所附《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正解和作年及其他》一文。

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

——摘自 1903 年秋《月界旅行·第三回·巴比堪列炬游诸市 观象台寄简论天文》

阿袁按：1934 年 5 月 6 日，鲁迅《致杨霁云》：“《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故此定为鲁迅“心里话”警句。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摘自 1922 年 12 月 3 日《呐喊·自序》

望崦嵫而勿迫；恐鸱鸢之先鸣。

——摘自1924年9月8日《鲁迅日记》所集《离骚》句

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不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摘自1925年3月11日《书信·致许广平》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摘自1925年4月18日《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摘自1925年5月30日《华盖集·并非闲话》

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摘自1925年6月13日《书信·致许广平》

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摘自1925年6月13日《书信·致许广平》

“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功夫的时候没有想。

——摘自1925年6月18日《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

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所以不能“以自己为定夺”的事，往往有之。

——摘自1926年11月15日《书信·致许广平》

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

并给以相当的尊敬。

——摘自 1926 年 12 月 20 日《书信·致许广平》

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孩子对父母撒娇可以看得有趣,若是成人,便未免有些不顺眼。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成肉麻。

——摘自 1927 年 7 月 11 日《朝花夕拾·后记》

现在做人,我想,只好大胆一点,恐怕也就通过去了。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

——摘自 1931 年 6 月 23 日《书信·致李秉中》

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摘自 1933 年 6 月 18 日《书信·致曹聚仁》

“兴奋”我很赞成,但不要“太”,“太”即容易疲劳。

——摘自 1933 年 11 月 11 日《书信·致郑振铎》

……一拖延,就散了。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做事万不要停顿在一件上(也许这是我年纪老起来了的缘故),此书一出,先生大可以作第二事,……

——摘自 1934 年 1 月 11 日《书信·致郑振铎》

我以为须有恒性而极负责的【的】人,虽是小事情,也看作大事情做,才是。

——摘自 1934 年 4 月 12 日《书信·致陈烟桥》

按:【的】,当为衍字。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

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摘自1934年6月21日《书信·致郑振铎》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摘自1934年8月13日《花边文学·安贫乐道法》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

——摘自1934年12月6日《书信·致萧军、萧红》

·2· 处世与观人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摘自1901年2月中旬《集外集拾遗补编·莲蓬人》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摘自1907年《坟·文化偏至论》

自尊至者,不平恒继之,忿世嫉俗,发为巨震,与对蹠之徒争衡。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

——摘自1907年《坟·摩罗诗力说·五》

按:忿世嫉俗,亦即迅翁《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之“愤世嫉俗”。

华颠寥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摘自1912年7月22日《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其一）》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

——摘自1919年8月2日《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摘自1922年12月3日《呐喊·自序》

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用事实来证明这理论的最显著的例是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

——摘自1924年11月11日《坟·论照相之类·形式之类》

阿袁按：皓，《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则作“皓”。下同，不赘。

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摘自1925年2月6日《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

——摘自1925年4月14日《书信·致许广平》

要之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决无这种手段，……

——摘自1925年4月22日《书信·致许广平》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摘自1925年5月11日《华盖集·导师》

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糊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

——摘自1925年5月30日《华盖集·并非闲话》

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倚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

——摘自1925年6月28日《书信·致许广平》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以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

——摘自1925年8月20日《华盖集·答KS君》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

——摘自1925年11月18日《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则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摘自1926年1月3日《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只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摘自1926年2月27日《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虽然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点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摘自1926年10月23日《书信·致许广平》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摘自1927年9月24日《而已集·小杂感》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摘自1927年9月24日《而已集·小杂感》

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临其境,倒也没有什么,譬如在围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

——摘自1931年6月23日《书信·致李秉中》

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

——摘自1931年7月20日《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按:此文副标题中之时间原作8月12日,今据《鲁迅日记》径行改为7月20日;下同,不赘。又,文中所指为向培良;所谓“嗥叫”与“露狼牙”云云,具见向氏《论孤独者》一文。两三年后,其人果已投靠南京国民党统治者矣。

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变的事。

——摘自1931年7月20日《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